

第十八回 趕路途民夫忿恨 到重臺兄妹沾襟

詞云：

輪罷三王五帝，功名夏禹商湯，七雄五霸鬧春秋，秦漢興亡誰究。名利兩行童與叟，幾多冠冕沒荒丘。前人留待後人收，說什麼龍爭虎鬥。

詩曰：

夫妻正好結天緣，何事分飛淚眼規。

信是佳人多薄命，含惑飲恨別慈嚴。

話說那杏元小姐向春生耳邊說道：「梅家哥哥他乃是落難之人，恐他早晚愁苦，你也要勸解他些。兄弟，你把梅家哥哥當作嫡親的手足，愚姐就死在九泉之下，亦得瞑目甘心矣！」

春生哭應道：「是，兄弟知道。姊姊放心，自己保重要緊。」杏元小姐哭道：「你我姊弟一場，在此永別，為愚姊的也有一拜。」

春生與杏元拜畢，於是抬起頭來，向梅璧說道：「為愚妹的，今日也有一拜。」良玉哭道：「賢妹請起，做愚兄的，也有一拜。」于是，二人一同交拜。此刻好似刀絞肺腑，針刺心肝一般，兩下不能說什麼言語。這正是：啞子漫嘗黃柏味，難將苦口對人言。梅璧此時只說了兩句：「賢妹小姐，你可保重身體！」便大哭起來。

二人對面交拜畢，站起身來，杏元小姐又向著夫人叮嚀說道：「母親，梅家哥哥在邊關回來，他乃是落難之人，恐他憂愁，母親要勸解他一番，只當女孩兒在世一般。他若後有寸進，自然報答爹娘深恩。再者，母親不要掛念孩兒，恐傷了身體，千萬寬懷。」夫人聽說，兩目流淚說道：「我兒，為娘的知道，你只管放心。」

于是，杏元小姐方纔帶了翠環，哭哭啼啼，隨了陳公到大廳，見了盧杞的禮，小姐方纔上了香車，翠環同那些眾女子上了轎。眾官長與陳公俱在後面。纔出了大門，只見那些眾女子的父母，呼爺喊娘，叫兄叫弟，哀聲難聞。那一般的淒慘光景，真正是鐵石人也傷心，也會流下淚來。

一路上看的人民百姓，無一個不傷心掉淚痛恨。

再說黨公把眼睛眯著盧杞，心中罵道：「你這個奸賊，好生生地將這些無辜百姓的女子，拆個東西地北，骨肉分離。這樣淒慘哭泣之聲，布滿街道，虧你昧著良心，連眼睛紅也不紅，你是個什麼心腸？虧你身居相位，你難道不知道，當權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我看你這個奸賊，日後是怎麼樣的報應！」

說話之間，不覺馬車已至十里長亭了，眾官員備得有餞行酒席在此。眾腳夫將香車、小轎，俱各歇下。

眾女子下了轎，一齊哭哭啼啼，拜別了父母，各自大哭了一場。那杏元也哭啼啼走下車來，向著陳公說道：「爹爹請上，待孩兒拜別。只是爹爹年邁之人，休要過傷，回去致意母親，不要思念孩兒，只當我在家不幸病故的一般。若到那寒食清明時節，燒一陌紙錢，供一碗羹飯，這就當了爹娘的恩澤。」于是，拜將下去。陳公眼內，好似涌泉一般。父女二人，痛哭得難解難分。眾官又苦勸了一番，小姐方纔上了香車。梅璧與春生也過來拜辭了陳公。盧杞見哭得十分淒慘，因此催促起程眾腳夫抬起香車小轎，往前面而行。盧杞與黨公、陳公合府的官員，一拱上轎乘馬，一齊往北方而去。

陳公又與眾官府同那送眾女子的百姓，一齊哭進城來，各自回家不提。

再言陳公回府，只見夫人哭得如醉如痴，連茶飯俱不能吃。

陳公含淚勸道：「孩兒已經去了，自己惶傷也無益了，且免愁煩，將惜自己的身子要緊。」夫人哭啼啼說道：「活滴滴的割了我的心肝，叫我如何忍得傷感？」陳公又勸道：「女兒在十里長亭，又囑咐了一番，叫你千萬不要哭壞了身體，只當她在家不幸身故的一般。她叫在寒食、清明時節，與她一陌紙錢，一碗羹飯，就感你我的恩澤了。」夫人聽說，又哭了一會，方止住了眼淚。

不講城中之事，且說那和番行路之人。一路上，盧杞的號令森嚴，把那些腳夫催得叫苦連天，哭聲震野，非止一日，也是那些腳夫將近否去泰來，那一日來到交界的地方，盧杞向著黨公說道：「老夫要分路進京繳旨。年兄送杏元到關交待，議了二國和好，方可回朝。」黨公說道：「老夫在此不送了。」

不言盧杞進京繳旨，且說一路行人，取路往邊關而來。那些腳夫回稟黨公說道：「小的們一路上辛苦，暫住兩日，歇一歇再走。」黨公依允，與梅璧、春生道：「老夫看這些腳夫，似鐵打的漢子，尚且如此，何況女流乎？明日到了外國，這些柔弱的女子，多應是死。」梅璧答應道：「正是。這都是奸賊傷天害理，斷送了許多的性命。」

再說那眾腳夫歇息了兩天，又起程而行，雖不比盧杞那樣催促，卻也不敢停留。

那日，正往前走，忽見前面有座城池，隱隱城中現出一座高臺。杏元小姐在那香車中看見，便問眾腳夫道：「前面是什麼城池？那座高臺，是何名色？」腳夫稟道：「啟貴人得知，前面是河北邯鄲城縣池；那座高臺名曰重臺，就是漢光武相會姚期，打掃重臺的地方。」杏元小姐聽得腳夫說了備細，在香車裏叫表兄梅璧走上前來，問道：「賢妹，愚兄在此，有何吩咐？」杏元道：「煩兄長回稟黨年伯一聲，前面是邯鄲縣，愚妹們要住一天，見一見重臺。」梅璧將小姐所說之話向黨公稟明，黨公道：「既是小姐要住一天，老夫吩咐地方官打掃公館伺候。」梅璧道：「多謝年伯。」回轉身來，又與小姐說知黨年伯依允。黨公隨即差人諭知邯鄲縣縣官聞知是欽差的鈞旨，即差衙役打掃公館，通知文武官員，在十里長亭候接。

直至臨晚，香車與黨公一行人方到。縣主叩見，迎接進城。杏元小姐與眾女子在公館內室居住，黨公與二生在外居住，各官方辭，回轉署內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清早，杏元小姐傳與知縣，預備香案，在重臺上要遙拜家鄉，縣主聽了，一一準備停當。不一時，杏元小姐與眾女子俱上香車、小轎，黨公與二生乘馬相隨，緩緩而行，來至重臺。寺中僧人，早在山門外迎接。來至大殿，香燭俱已點齊，請小姐下了香車，參佛拜像。眾女子俱已拜畢。杏元小姐道：「重臺上香燭，可曾齊備否？」執事人回道：「香燭齊備多時，請貴人升座。」

元小姐吩咐眾女子道：「列位姊姊，暫且少坐片時，待奴家拜過家鄉，列位再上臺來。」又傳諭眾僧道尼，凡一應閑雜人等，不許放入臺來。黨公在臺下等候。

小姐同了梅璧、春生步上臺來，走進了亭子，便問梅璧道：「家鄉在哪一方？」梅璧道：「賢妹要拜家鄉，可向東南遙拜。」小姐走上前去，向東南深深下拜道：「爹娘在家，知道孩兒在此拜望嗎？」拜罷，站起身來，望梅璧，不覺兩眼流淚，礙著春生在旁，不好說話。忽然心生一計，叫兄弟道：「你可下去，叫那些女子上來。」春生心中早已知道明白，暗想道：「他二人要說離別之苦，礙著我在此，不好說話，她不便開口。我此下去，多過一會，讓他二人多談談離別之苦。」

于是，步出亭子下臺去了。

杏元小姐見四顧無人，淚盈盈向著梅良玉說道：「郎君，你有什麼言語？趁此沒人之際，說與你妻子知道，也是我二人枉有夫妻之名，而沒夫妻之實。今日若錯過了此地，前面沒有說話之所了。」梅良玉哭哭啼啼，上前說道：「小姐拜揖！」杏元道：「郎君，這是什麼時候，你還講什麼拜揖？有些什麼話，請說！」

那梅公子二目汪汪，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小生沒有什麼話說，只是自恨身輕福薄，不能消受小姐，以效連理之枝，共諧魚水之歡，只盡心上一點痴情，終身不娶，以報小姐、岳父、岳母知遇之恩。至于小姐此去到那外國之邦，是為後為妃，切勿以小生為念。就是卑人送小姐到那外邦之國，兩下分離之後，叫我如何割捨？少不得我這苦命也要喪于九泉之下。」

杏元聞言，止不住淚，一把扯住梅璧的手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郎君此言差矣！奉父母之命，把奴家終身許配于你，我生是梅家人，死是梅門鬼。明日到沙漠之地，拼死一命，以謝郎君。豈肯失身于韃靼！況聖人有云：『女子立一名，重如泰山；失一名，輕如鴻毛。』奴家怎肯忘廉恥，使我父親遺臭于萬世！郎君千萬勿存別意。你乃堂堂男子，世代書香，公公被奸臣暗害，天必昭鑒。自古道：』人逢大難，必有好處。『權且在我爹娘家耐心攻書，倘得名登金榜，也與你爹娘報仇。』二人說得情慘之處，便雙雙相抱，痛哭不止。

杏元小姐哭哭啼啼，伸著手，在頭上取了一只玉蟹金釵，雙手遞與良玉道：「此釵是你妻所最心愛之物。將此釵送與郎君收下，日後你妻子亡後，郎君若思念之時，可將此釵看看，如同見你妻子一般。」又哭說道：「郎君異日幸得功名成就，毋忘你妻子在此重臺，與郎君分手之言。」口中隨念一絕句道：「

夫妻南北隔天遙，願爾蟾宮著錦貂。

阻隔姻緣華夏界，雙雙難得渡蘭橋。」

梅良玉接過那釵子，也不及細看，哭哭啼啼地就把頭上的巾兒一插，藏入髮內，便說道：「卑人今日承蒙小姐雅愛，又將玉釵留贈，感恩非淺。從此一別，真正是活活分離。小生寸腸割斷。今既如此，小生受釵無報，亦有鄙言一絕，以記後日之事。」因吟道：「

馬上駝鞍路途遙，永辭中上服胡貂。

界河阻隔情難敘，怎得雙雙渡鵲橋。」

吟罷，杏元小姐與梅公子哭泣多時。見春生與眾女子上來，二人只得忍住了眼淚，止住了哭聲。于是，春生與眾女子到來。那些女子，都上前來拜望過家鄉，四散觀看些野景。春生偷看他二人，只見：

愁恨千端一片心，逡巡暗處尚沉吟。

想思難訴離情苦，千古人聞亦淚淋。

話說杏元小姐見眾女子俱已拜過，于是，一同下了重臺，上了香車、小轎。黨公與二生護從在後，迤邐回至公館，安歇一宴。次日，黨公傳諭起程，合城的官員相送，不待言矣。單講這一起人，那日正行之時，忽然見對面一騎飛奔前來。不知有什麼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